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三十五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

濬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察軍之情

詩邶風擊鼓之首章曰擊鼓其鏜

擊鼓聲

踊躍

坐作擊鼓之狀

用兵

戈戟之屬

土

土功

國

國中

城漕

衛邑名

我獨南行

朱熹曰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正州吁自

立之時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因言衛國之民

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

兵端

鏑矢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

臣按

本朝學士朱善曰。役土功於國者。此民也。築城於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於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衆役並興。罷民之力。以逞己之志。若斯之甚者也。是亦可謂忍矣。其卒至於敗亡也。宜哉。吁。國風之詩。皆出於閭巷之言。先王命官采民詩。以觀民風。民之言見於詩。爲治

者誠能因民之言而察民之心所欲與聚惡
勿施王天下之大本在此矣况征伐大事又烏
可拂民之情而必從己之志哉

王風君子于役首章曰君子

婦人目其夫之辭

于役不知其

期曷至哉雞棲于塹

塹牆而棲曰塹

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

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朱熹曰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

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

于塹矣日則夕矣牛羊則下來矣是則畜產出入

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

如何而不思也哉。

臣按謝枋得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率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甯幾何時。勞之曰我心悲傷。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吾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體羣臣也。本于推己及物之怨。發而爲序情閔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于不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由是推之。暫時之役。近地之行。猶不可以無期。矧以中土之人。而爲

邊鄙之戍。沙飢。沍寒之塞。炎蒸瘴厲之鄉。一籍
邊關。永無可歸之期。則人之愁怨無聊也。可知
矣。居人上者。恆念及此。其去也。有常時。其歸也。
有定限。知其苦而閔其情。加以恩而厚其賞。則
彼雖艱苦萬狀。亦所甘心矣。唐末之禍。起于龐
勛。桂林之戍。不更。後世人主。尙鑒之哉。

小雅采薇首章曰。采薇菜名。薇亦作生出止。曰歸。

曰歸。歲亦莫也。晚也止。靡無也室。靡家。玁狁北狄之故。不遑暇也。

啓跪也居。玁狁之故。其卒章曰。昔我往矣。楊柳蒲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雪甚貌行道遲遲。長遠也載渴載飢。

六五。行義。甫。六五。二十。三。五。察軍之青。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詳見真氏前書

朱熹曰。此遣戍役之詩。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爲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曰。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爲是以苦我也。直以玃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敘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

又曰。卒章又設爲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

其勤勞之甚也。程子曰：此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范氏曰：予于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

臣按采薇之詩，真氏已載其全篇於格物致知之要下。察民情條，其言謂此戍者之情，鬱結於中，不能以自愬者。文王乃先其未發，歌詠以勞之，如其身之疾疚焉者。而臣於此不復詳載，惟摘取其首末二章，而備詳程朱之言。程氏所謂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上察民情，則

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斯二言也。真得斯民之情。在上者誠知軍旅爲毒民之具。凡有興舉。皆爲乎民。非不得已而不爲。及其役之也。又能深察其情。知其勞苦之狀。卹其飢寒之苦。憐其室家之離曠。念其生業之廢墜。有所用心。則爲上所知。有所效力。則不爲人所掩。如此則彼雖勞也。而忘其爲勞。雖憂也。而忘其爲憂。而一於敵君王之愾。而功無不成矣。

詩序。茗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竝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

已逢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苕陵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朱熹曰。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陵附物而

生。雖榮不久。故以爲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兵革

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二章曰。何

草不玄。何人不矜。無妻曰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朱熹曰。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

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將。亦行也以

經營於四方也哉。

李樗曰文王之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此周之所以興也。幽王之民愁苦甚矣。而幽王曾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所以亡也。興亡之鑒。豈遠乎哉。

謝枋得曰東山采薇出車杖杜諸詩。序情閔勞。皆以室家之望者爲說。同爲天民。血氣嗜欲。豈有異哉。先王以民待民。幽王之待民如犬馬耳。故曰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臣按先儒謂茗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凋

耗人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煩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爲矣。此黍離所以降爲國風也。噫。人君當四方無虞之時。九重清閒之燕。試以二詩與先儒所論者而諷味焉。其尙日思所以愛惜民力。而培養元氣。凡有興師動衆。揆之於天道人情。物理事勢。苟可以已者。無不已之。非甚至於不得已。無不已焉者。以民待民。而不至以犬馬待其民。必毋使天運至此。而窮人事至此。而極。如二詩所云者。天下豈

有亂亡之禍哉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其二章曰：四牡騤騤，旃旌有翩。

亂生不夷。也。平。靡國不泯。也。滅。民靡有黎。也。黑。具。也。俱。禍以熸。

灰熸於乎有哀。國步。也。運。斯頻。也。急。蹙。

朱熹曰：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

馬旌旗而厭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

辭也。

輔廣曰：王者豈能無所征役，但出於不得已，則民

將悅而從之，以忘其勞。今也使人見其車馬旌旗

而厭苦，若是，則民不可得而用矣。亂生不夷，亂日

生而無平定之期也。無國不滅。無民不燼。則甚言之耳。君子之哀。則哀其國家運祚之急蹙也。

其三章曰。國步蔑

滅資也。吝。

天不我將

養也。

靡所止疑

定也。

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

爭也。

誰生厲

怨也。

階至今

爲梗

病也。

朱熹曰。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

往。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爲此禍階。使至今

爲病乎。蓋曰。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

輔廣曰。居無所定。則無以自安也。徂無所往。則無

以避患也。凡爲君子。則其心無所爭耳。然不知誰

爲此厲階而使至今爲病乎。

其曰章四憂心慙慙念我土

鄉宇也居

我生不辰

時也

逢

天憚

厚也

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覲

見也

瘠

病也

孔棘

急也

我圉

邊也

輔廣曰土宇謂鄉里與室家也周在西故曰自西

徂東前三章雖皆是征役者怨辭然二章則言亂

生不已而要其禍亂之終三章則言行止無定而

原其禍亂之始四章則言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

我之在邊也情益切而辭益哀矣

臣按桑柔之詩凡十六章此四章皆士卒遭亂

離而厭苦自傷之辭。人君當承平無事之時。而
諷之於口。察之於心。必先有以調息而消弭之。
使其厲階不生。國步不頻。民之居者。皆有定所。
民之出也。皆有定向。不至於多矣。其見病也。急
矣。其在邊也。則夫橫目而黎首者。見其車馬之
盛。旌旗之美。則欣欣然有喜色。而不疾首蹙額。
以相哀相怨矣。

漢高祖四年。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
送其家。

六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

事。

八年又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槨。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

臣按復謂除其賦役也。

光武建武元年從薊還范陽。命收葬吏士。

臣按高光皆起自兵間。目見軍士之勞苦。故其於死者眷眷如此也。死者感恩於地下。則未死者安得不大有所感乎。古人於犬馬之死。猶必葬之以帷蓋。况兵士有功於我乎。

唐陸贄言於德宗曰。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

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閭閻。笞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甚。興廢已殫。而將帥猶曰財不足。兵不多。又曰興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婦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甯矣。

贊又言曰。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